

完美的罪行

“那么，我的朋友，你是模仿腓尼基人的作法，根据星宿安排你的行程的？”

“不，”梅尼珀(Ménippe)说，“我正是在星宿里作了旅行。”

“收集的证据表明，除了实在，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假设。
收集的相反证据表明，除了幻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10

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

假如此罪是完美的，此书也就会是完美的，因为它想真实再现此罪。

可惜，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本论及实在消失的悲观册子中，动机和罪犯都未能发现，并且实在本身的尸首也一直未找到。

至于本书的主导思维，也从未能确定。而它就是此罪的凶器。

11

罪行虽然从来不是完美的，完美的罪行，就如其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总是有罪的。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不过，完美总是得到惩罚；对它的惩罚就是再现完美。

此罪有减轻罪刑的情状吗？肯定没有。因为这种情状总是要在动机或罪犯方面寻找。而此罪既无动机也无罪犯，所以完全是无法说明的。这就是其真正的完美之所在。当然，从概念上看，更恰当地说，这是一种加重罪刑的情状。

如果说此罪的后果是一直存在的，那是因为它既无罪犯

也无受害者。假如有两者之一,此罪的秘密总有一天会发现,犯罪的过程也会弄清楚。总之,其秘密,就在于两者被混淆了:*"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victim and the prosecutor are one. We can only grasp the unity of human race if we can grasp, in all its horror, the truth of this ultimate equivalence"*^① (埃里克·冈斯[Éric Gans])。"综上所述,罪犯与受害者是同一个人。令人恐怖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最后对等的实情时,我们才能将人类设想为一个统一体。"

总而言之,客体和主体是统一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彻底对等的实情,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

完美的罪行

假

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且由于无痕迹，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

然而，恰恰此罪从来不是完美的。因为万物由其表象露出马脚，这些表象是其不存在的痕迹，也是虚无延续的痕迹。因为虚无本身、虚无的延续都留下痕迹。因此，万物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尽管它躲在表象之后，还是让人看出其真面目。

艺术家也同样，总是距这种无意义的完美的罪行很近。但是他在摆脱此罪，而且他的作品就是此罪破绽的痕迹。米肖(Michaux)认为，艺术家是尽全力抑制这种不留下痕迹的根本冲动的人。

此罪完美是基于它总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实——完美无缺^①。从其出现之前起，这个世界就在改变，所以它永远不会被发现，没有“最后的审判”惩罚它或宽恕它。由于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因此它也不再会有终结。既无撤销，也无宽恕，但其后果的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原罪的发动或许具有各种诈术的蕴酿中人们看到的那可笑的形式。再则，世界的前途也在于此罪的完成、其无法改变的进程、恶的继续、虚无的延续。世界永远不会经历那原始的

① 拉丁文，“perfectum”，——译者

场景，它时刻都在经历对其进行的检举和赎罪。此事没有终结，其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正如创世大爆炸（Big Bang）那最初的几秒钟不可思议那样，此原罪的那几秒钟也不可确定。这是陈年老罪，就像散布在人世间的陈年老话一样。而正是此罪的能量，像最初爆炸的能量那样，将在世界上扩散，直至最终衰竭。

这就是传说中此原罪的幻象，在诱惑和表象的作用下变了样的世界的幻象。

这就是其秘密的外部表象。

过去，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是有而非无？”而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无而非有？”

事物本身并不真在。这些事物有其形而无其实，一切都在自己的表象后面退隐，因此，从来不与自身一致，这就是世界上具体的幻象。而此幻象实际上仍是一大谜，它使我们陷于恐惧之中，而我们则以对实情表象产生的幻觉来避免自己恐惧。 15

为避免恐惧，我们应该了解世界，消除原来的幻觉。我们不能容忍空白、秘密和表象。那么，为什么我们应了解它，而不让这样的幻觉任意闪耀发光？对了，这同样也是个谜，我们不能容忍其捉摸不透的特性，是这个谜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容忍对它的幻觉及其纯表象，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倘若这个谜应该存在，我们就不会更加容忍极端真实和透明。

真实本身希望不加掩饰地让人知道。它不顾一切地寻求裸露，就像麦当娜在其扬名的影片中一样。这种无望的脱衣舞，就是实在的脱衣舞，它躲避在字面意义之后，给轻信的观众展示裸露的表象。而正是这种裸露给它包上了另一层表皮，失去衣褶的色情

魅力。她也不再需要单身汉们把她剥光，因为她已主动放弃使用脱衣舞的道具。

此外，对实在的主要异议在于这样一个特点：它会无条件地屈从人们对它所作的一切假设。因此，它以自己最可悲的从众媚俗

16 挫伤了反应敏捷者的积极性。人们可以使实在及其本原（它们在一起除了庸俗地交媾并生出无数显而易见之外还会干什么？）受到最残酷的虐待、最诲淫的挑逗及最荒谬的影射，而它则必然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屈服于一切。实在是一条母狗。这有什么奇怪的？它就是愚蠢和善于算计的私生子，是献给科学骗子的神圣幻象的垃圾。

若要重新找到虚无的痕迹，罪行未完成的破绽，就必须使世界失去现实。要重新发现其秘密的排列式，就必须使累积的实在和话语失去痕迹。必须一个一个地从话语中去除那些词，一个一个地从实在中去除那些事物，使相同物脱离相同物的状态。在每个阶段实在的背后，为确保虚无的延续，某物必须先消失——当然要克制消灭它的欲望，因为这种消失还须经常重现，罪行的痕迹也应清晰如新。

在我们不断积累、增加、竞相许愿的现代性中，我们已忘掉的是：逃避给人以力量，能力产生于不在场（absence）。虽然我们不能再对抗不在场的象征性控制，我们今天还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觉之中，屏幕与影像激增的、幻想破灭的幻觉之中。

但是，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就好像这

17 些东西都已贪婪地照过镜子，自认为已变成了透明的，全部在自己体内就位，在充足的光线下，被实时地、毫不留情地复制。它们没

有在幻象中脱离自己，而是不得不出现在无数的屏幕上。在这些屏幕画面上，不仅没有实物，而且连其影像也不见了。实在被赶走了。也许只有专门术语还把这些散乱的实物碎片联系在一起。但此观念的排列式何处可寻？

剩下的唯一悬念是知道这个世界能够丧失现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因其太少的实在而抵挡不住，或者反过来，它要超现实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太多的实在压倒（即当它完全变成真的，比真的更真，倒在全部模拟威胁之下时）。

然而，尚不能肯定：世界秘密的排列式会被虚拟的透明世界消灭，幻觉的力量会被世界的技术操作消除。在所有的技术背后，都可以预感到有一种完全的装模作样和两面手法——更有甚者，在改造世界的幻觉背后玩起世界隐约显出的把戏。是否技术是消除对世界的幻觉的唯一抉择？或，是否它只是这种基本幻觉的一个巨大的灾难、难以捉摸的意外或最后的实体？

可能是世界利用技术愚弄我们，是客体用我们对它拥有权力的幻觉引诱我们。一个骇人听闻的假设：在技术虚拟方面达到顶点的合理性会是缺乏理智的计谋和希望幻觉的计谋中的最后一计。尼采认为，其中希望得到实情的愿望只是一种兜圈子和一个灾难。 18

在模拟的前景中，不仅世界消失了，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提出。这也许是世界自己的一条计谋。崇拜圣像的拜占廷人都是狡猾的人，他们自称为了至高无上的荣光而代表上帝，可是他们却在影像中模拟上帝，以此掩盖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在每一幅影像的后面，上帝早已消失。它没有死，它是消失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提。它已通过模拟解决。这样，我

们做了一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实情或实在的习题。我们通过技术模拟和大量毫不相关的影像得到了答案。

既然上帝已被不留痕迹的冲动所驱使，利用影像来消失，这难道不是上帝自己的计谋吗？

所以，预言实现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们也都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因为更确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被人注视，只希望视觉吸收，并不留痕迹地通行，勾画出某种不现实交流简化美学方式。所以，
19 今天很难再看出表象。因而，阐述此情况的报告，可能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报告——相当于一个没有什么可看的世界。相当于一个纯粹客体，一种不是物体的客体。相当于用虚无比喻虚无，用恶喻恶。但这种不是物体的客体不停地以其虚假的和非物质的方式出现来困扰你们。整个问题就是：在虚无的边缘使该虚无有形化——在空白的边缘划出空白的水印边线——在冷漠的边缘，按冷漠的神秘规则去游戏。

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必须在事物沉睡时，或在另一种时机：当它们暂时离开自己的时候抓住它们。就像在《睡美人》中那样，老汉们在这些美女身边过夜，尽管因性欲而发狂却没有触碰她们，而是在她们醒来之前悄悄离开了。他们同样，躺在一个不是物体的客体边，客体的冷漠刺激了色情感官。但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人知道是否她们真正睡着了，或者是否她们在沉睡中调皮地享受着自己的魅力和自己那隐约朦胧的性欲。

对这种不现实的游戏、对恶意的讽刺性语言没有感觉，实际上是不能生活的。智慧仅仅是这种对普遍的幻觉的预感，甚至在爱

情方面也是这样，假如在自然发展中它没有改变的话。比情感更 20
强的是幻觉，比性欲或幸福更强的是对幻觉的激情。

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就是自己的面容，我们也不能识别它。因为镜子会使匀称的五官变样。要看到它现在实际的样子，那真是发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会再有秘密，透明会使我们颓丧。人类是否已向这样一种形式演化？即面容对于自己依然是看不见的，不仅对面容的秘密，而且对其欲望的任何秘密都不可从其面容上得到明确的识别。其实，任何物体都是这样，都是在最终变了样后才到达我们面前，包括科学屏幕上的、信息反馈里的、我们大脑印象中的。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出现，并不希望有异于对它们的幻觉。事实也正是如此。

幸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都是已经消失的。幸好，什么也没有在实时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夜间天上的星星那样。如果光速是无限快的，所有的星星都会同时出现，这时天穹就会变成恼人的白炽天。幸好，没有什么在实时发生，否则我们就会在所有事件的信息面前不知所措。现时就会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白热化时段。幸好，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一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幸好，没有什么 21
瞬间的、同时的或当代的。幸好，什么也不在场，什么也不与其真身相同。幸好，实在没有发生。幸好，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

意愿的幽灵

激

进的幻觉是对原罪的幻觉，世界一开始就被它改了样，从来没与自己一致过，从来不是真实的。世界仅仅由于这个已固定的幻觉，即对各种表象的幻觉而存在。

这些表象是各种意义及终极目的不断消失的场所。这不仅是玄奥的，在自然界的秩序中也是抽象的。从一开始，不管这个开始怎样，世界就在连续不断地出现与消失。

这就是变化，它有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信息中消失，并最后在绝对信息中消解。世界——最终的幻觉，即对一个完美的、完成的、犯罪造成的、完善的、达到存在和实在顶点的、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幻觉。坦率地说，是上帝经过了这个信息和复杂化不断增加的、检验实时世界的过程；是上帝在世界被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搞得筋疲力尽以后，主宰幻觉世界的崩溃，拟象的、虚拟实在的世界的复兴。是上帝主宰世界的无条件实现和对其最终的幻觉。起初，上帝决不在最后它总是在。可以说，开始必然是不幸的，结果会是幸运的。

世界是幻觉这一说法源于世界的不完善。如果一切都已是完善的，很简单，世界就不会存在。而假如不巧它又变成完善的，很简单，它也不再会存在。这就是此罪的实质：如果它是完美的，它就不再留下痕迹。使我们确信世界存在的，是世界偶然的、有罪的、不完善的特点。因此，它只能作为幻觉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有在此幻觉以外，在世上这种偶然事件以外影射出的东西都只是一种用作辩解的幻影。此偶然事件使它永远地脱离其本身的意义和根源。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幽灵的反射投影，一种仅仅认可偶然混乱并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秩序的反射投影。

我们在幻觉和真实之间犹豫不决，两者都同样恼人。但，或许真实还更加讨厌一些。即使我们拿起所有武器，真理的、科学的和玄学的武器对付幻觉，我们最终会选择对世界的幻觉吧？我们潜在的真实是虚无主义的真实，但尼采认为：“它不等于最高权力。希望有表象、幻觉、假象、变异、改变客体的假象的愿望相当于某个比希望有真实、本质、实在的愿望更深刻、更原始、更抽象的东西 25 后一个愿望本身只是一种希望幻觉的形式。”

“Aber die Wahrheit gilt nicht als oberste Macht. Der Wille zum Schein, zur Illusion, zur Täuschung, zum Werden, zum Wechseln (zur objektiven Täuschung) gilt hier als tiefer, ursprünglicher, metaphysischer als der Wille zur Wahrheit, zur Wirklichkeit, zum Sein – letzterer ist selbst bloss eine Form des Willens zur Illusion.”^①

人们怎样才能相信既无起源也无终结的事物的真实？所有我们能够补充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最终幻觉，同时还有一种非偶然效果的因果幻觉——补救的幻觉（与世界的毁灭性幻觉比较而言）。但这只是一个人为的额外部分。我们想要用自己的觉悟来胜过世界，而这种觉悟本身只是一种附带的过剩行为、一个世界的虚幻极端。为此，这种觉悟的模拟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的意愿行为永远不会等同于世界的意外侵入。

我们设想出的世界上的秩序或无秩序不可能比现有的更多。我们对世界的改造不可能比其自身的变化更多，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基本性的弱点。所有变化的思想、所有变革的、虚无主义的、未来主义的空想、以及所有以特有的方式破坏和违背现代性的想法与世界的的不稳定性、自然的可复归性相比将显得天真幼稚。它的

26 违背和破坏都已超出我们能及的范围。我们的破坏行为永远不会等同于世界的意外破坏。

在人为破坏方面，我们所能添加的，已写入了世界不断的变革、微粒的出乎意料的运行轨道及自然系统的混沌之中。而且最终的意外事故并不比最初的意外事故更与我们有关。这里也一样，不应抱幻想。我们不会给世界的虚无增添什么，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反之，我们也不会给世界的涵义增添什么，因为它没有意义。

过分，是世界过分，不是我们过分。容易走极端的是这个世界，作统治者的是这个世界。

以上这些能防止我们产生对意愿的幻觉，它也是对信仰和欲望的幻觉。这是那种为了某物而存在和控制虚无持续的玄奥的幻觉。

我们的意愿就如精神性妊娠或一个由人工神经支配的假肢，或是像真肢体截去后对幻肢的“虚拟”的容忍（任何虚拟的实在都是对真实世界动外科手术的结果）。意愿是同一类的。在世界事务中对其的推论只是对想望的推论或对幻肢容忍的推论。梦也使我们产生对世界事务的幻觉或推迟其发生时间的幻觉。它们甚至使我们产生对属于其机理的梦意识的幻觉。是意愿的偏斜与梦的染色体在互相影响。

正如在梦中一样，意愿应顺应世界的这种偶然偏斜——弯曲 27 而不是被反射。它本身只应是一种意外的连接，使世界的事件永存，并可能加快其过程。应完全与想望一致。

在纳博科夫 (Nabokov) 的作品里，在埃达 (Ada) 优美的天地中，就像在悲惨世界中一样，从来没有决定的事。一切都是偶然之事，幸运的或不幸的。没有错误，没有悔恨，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并且对此而言，都是如此地淫荡。不仅是肉体，而且意愿本身也变得淫荡和偶然。角色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存在，也不对此负责。他们满足于说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望，不干涉其谜一般的意外事件，他们遵守某些关于生存的游戏规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对生存不赞成。

生存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安慰奖送给我们，所以不应相信它。意愿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幻觉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但是，假如有什么比被其他人压服更坏的东西，那就是被自己压服。实在是不应赞成的东西。它作为模拟的事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最坏的是，相信它是因为没有其它东西可信。应该赞成的只有规则。但这不再是主体的规则，而是世界游戏的规则。

实在，它只是幻灭的私生子。它本身，是一种附带的幻觉。信赖实在是所有想象形式中最低级、最粗俗的。

然而，决定在扩大其影响，我们所能决定的范围在日益扩大。 28 我们不再有不愿意的自由。在那些甚至是我们不情愿的地方也必须愿意。

此外，我们不应在此停止。我们不仅应向父母，也应向那些胚胎探询他们对性别的选择。至少在这里，情境的荒诞就显露出来

了。然而我们常常就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我们应该根据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知道的想法使自己作决定。别人支配你们生活的权力是一种滥用的权力。但对于每个人来说，支配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却是更加危险。就这样，自愿顺从已完全向反面转化了：想望的指令、自由和选择的指令，这是其完善的形式。意愿被赋予它的无限自由设了陷阱，而它则根据对一种特有的决定的幻觉赞成此事。

然而，同样的秩序控制着各种意愿，并存在于生物学中。在我们有效的世界中，各种意愿随机和自动的调整与新生儿性别分配的调整、与数百万市民自由发表见解的调整一样，得出的统计结果无异于向猴子咨询的结果。

29 那么，想用人的意愿代替事物的随机演变的根据何在？当然，其根据只有以破坏正常秩序和搞诡计为荣了。我们愿意想望——奥秘就在此——如同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成功一样 因为一个没有愿望、没有信仰、没有能力的世界的概念对我们是难以接受的。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希望得到已经发生过的事物。所以，当布拉格的大学生到达决斗场地时，对手已经死了——他的复制品已来过这里了。这是复制人的、想望的、非自愿的操作者的领先行动。这是根据原因——愿望的转喻而推测结果的先期行动。

人们总是强调愿望在前，就像根据结果找原因。但往往，它与结局混淆起来。就像回顾它的往事和梦表明熟睡的人的身体感觉一样。不管怎样，无论愿望是什么样，以后的事件总是属于命中注定的，即不经意地发生在你周围的不管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事情——都有一条神秘的连接链。

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希望和想望？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

们应该通过想望或希望对一个他们没有什么期望的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命运作出的非所愿的贡献。尼采认为，人的这种冲动如此之强使得他由于害怕什么也不想望而选择想望虚无——这样，通过展示一种无目标的愿望，人就成了虚无继续的最可靠的代理。而这种虚无的继续就是原罪的继续。

“为什么是有而非无？”最终也没有回答。因为虚无来自于传说、原罪，而某物则来自于约定被称作实在的东西。但是，实物从来不是靠得住的。于是问题不是变成“幻觉从何而来？”而成了“现实从何而来？”那么，怎么会有一种现实的效果呢？这是一个真正的谜。如果世界是现实的，那它怎么会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合理的？如果它只是幻觉，那么一个关于实在和理性的论说怎么会产生？是否真正有与现实和理性的论说不同的观点？或许从未有过任何一种迈向更多的科学、更多的觉悟和客观性的进步？或许所有这些都只是知识分子和观念学者的论说？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同样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提了出来。布鲁诺·雅罗松 (Bruno Jarrosson) 说：“量子物理的创始人在用他们的方程式得出像参照世界、时间、空间、同一律、排中律、不可分性、粒子的非定位的崩溃) 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微观世界看作是根本的、奇怪的和神秘的。可是，这样一种解释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因为对微观世界应该泰然处之。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宏观世界的概念，那么奥秘就存在于宏观世界中。由此，我们应该想到，最奇怪的不是微观世界的奇特，而是宏观世界的不奇特。为什么同一律、排中律、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宏观世界中是可利用的？这是必须解释的。”(《从微观到宏观——事实之奥秘》)